

此情谁知——

窦应泰◎著

宋美龄与 刘纪文的初恋

Songmeiling yu Liujiwen de Chulian

宋美龄与蒋介石举行婚礼时已年整30岁，
此前她是否另有如痴如梦的初恋？

他的初恋情人又是谁？

他就是曾出任民国首都南京市第一任市长、
堪称当年“青年才俊”的刘纪文……



113幅
珍贵
历史图片

此情谁知——

宋美龄与 刘纪文的初恋

窦应泰◎著

Songmeiling yu Liujiwen de Chulian

初恋如梦

心系刘纪文沉浸爱河近十载

婚姻若磐

情归蒋介石风云伉俪守终生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此情谁知——宋美龄与刘纪文的初恋/窦应泰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5.1

ISBN 7-80130-926-X

I. 此... II. 窦... III. ①宋美龄(1897~2003)-生平事迹

②刘纪文-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02162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84号 邮编: 100006)

[电话(010)6513.3603(发行部)6524.4792(编辑部)]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unitypub@263.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东方印刷厂

开本: 730毫米×970毫米 1/16

印张: 19.5

字数: 300千字

印数: 9500册

版次: 2005年1月 第1版

印次: 2005年1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30-926-X/K·240

定价: 36.00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 请与本社联系)



自序

宋美龄在和蒋介石结识之前，这位历史人物的人生中究竟有没有过初恋？

这是一个让读者与史家都感兴趣的话题。据作者的粗略计算，截至宋美龄2003年秋天病逝纽约前后，几十年间，仅祖国大陆各出版机构出版的宋美龄传记，就达数十部之多。香港、台湾地区接触宋美龄的当事人和研究者撰写的传记作品，更是阅之不暇。此外，海外及北美宋美龄研究者们编撰的同类作品也汗牛充栋。可以说宋美龄是传记作品数量较多的近代人物之一。

让人遗憾的是，在可见的数十位资深海外及北美史学家的笔下，虽然都较为客观地坦承宋美龄在美国留学期间确有初恋，一些采访过宋氏家族的美国作家甚至还对宋的初恋情人直呼其名。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传记对于宋美龄的初恋生活，大多流于肤浅。在这方面进行研究的专著则更为鲜见。香港小说家唐人在他的《金陵春梦》中最早涉猎宋美龄和刘纪文的初恋情节，可是仍有让人难于苟同之处。依唐人之说，宋美龄与刘纪文不仅有初恋，甚至还有爱之结晶。自然，就小说家而言，这也许并不为过。例如《三国演义》毕竟和《三国志》有所不同。《三国演义》可以把刘备招亲的甘露寺由公元260年建寺的史实，因书中情节需要而提前了40多年；亦可把《铜雀台赋》这首曹子建笔下的名词，信手加上两句“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凤与金龙；揽二乔于东西兮，乐朝夕之与共”，意在为书中故事平添传奇。这就是小说家的自由。而史家则不允许这样浪漫地为历史幽情而大发感慨。至于介于史学家与小说家之间的传记文学作者，当然更需要严谨考证历史，特别是对与现代读者较为贴近的民国史则更宜格外慎重，所以写起宋美龄上述经历来就难免迟疑踌躇了。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众多的历史资料证明，刘纪文是一个险些被历史淹没的人物。他早年是孙中山的亲密追随者，亦是国民党上层人物中两位名号中有“兆铭”者之一（另一人为汪兆铭，即汪精卫）。此人早年留学日、英，学贯中西。据知情者称，刘纪文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奠都南京之初，以广东省政



府委员兼农工厅厅长，被调任为第一任南京市长。如果当年即有‘青年才俊’这句话，刘氏无疑便是青年才俊了。当时年仅38岁。一表仪容，青年得志，荣任首任市长，煊赫一时”。既然刘纪文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当年赴美和宋美龄在哈佛大学绘图室里一见钟情，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对宋美龄和刘纪文的初恋之说，也难免存有各种异议。特别是刘纪文的遗孀许淑珍女士所持的观点，更为引人注目。不过，否定之说并不可怕，因为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卷前语

——兼与台湾作者王丰先生商榷

生于1897年的宋美龄，于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举行婚礼，其时她恰好30岁。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宋美龄至少晚婚了近10个年头。那么，在宋美龄1927年决定嫁给蒋氏之前的时间里，她究竟是否有过初恋？毋庸讳言，如果宋美龄也有常人的七情六欲，自然会有属于她自己的初恋生活。既然如此，谁是她的初恋情人呢？这几乎是中国近代史家多年来始终关注的话题。尽管说法种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蒋介石不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

这样，就有了另一个和宋美龄相关的名字：刘纪文！

无论宋美龄生前还是死后，国内外史家和作家，大多不回避宋美龄和刘纪文早年的感情经历。尽管由于年深日久，史家的评论与小说家的演义对其中细节众说不一。然而刘纪文是宋美龄的初恋则是不争之事实。

笔者注意到，在史家和文学家对上述史实所作的记载和论述中，也不时可见一些与历史相悖的观点。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台湾作者王丰在其所著的《美丽与哀愁》中，首次对刘纪文是宋美龄的初恋提出了质疑，并在他的这本书里专列一章，看起来他对宋、刘初恋的关注非同一般。



与宋美龄步入婚姻殿堂的蒋介石并非她的初恋情人。

本书的主人公之一，与宋美龄相恋近10年的刘纪文。



综观王丰对上述史实的否定，无非有如下两点：

一，刘纪文早年没有赴美留学的经历，因此他就不可能在宋美龄1908年至1917年在美国留学期间，与宋结识并产生爱情。王丰上述观点的依据是，1929年南京出版的《首都市政》一书对刘纪文生平介绍中有这样的记载：“刘市长纪文，广东东莞县人。现年40岁，卒业于日本志成学校及政法大学，专攻政治经济。随从先总理革命十余年，未曾远离左右。历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部员、广东省金库监理、广州市审计处处长等职……”

鉴于上述简历，王丰先生即否定刘纪文早年不可能和在美国求学的宋美龄有过初恋的经历。王丰否定刘、宋初恋的重要证据，无非是刘纪文遗孀许淑珍对学者童轩荪采访时所说的几句话。当然，在宋美龄和刘纪文两位当事人均已作古之后，刘纪文未亡人许淑珍的谈话，无疑具有一定的可靠性。许女士这样说“纪文曾亲口诉说他出身寒微，献身革命奔走四方，没有时间谈恋爱。纪文和我结婚时，他已39岁。”她又断言说：“纪文初恋真正的情人是古婉仪小姐。”言之意外，她明确地否认宋美龄是刘纪文的初恋情人。许淑珍接着又补充说：“纪文早在民国十五年间在广州识宋府诸人。”

王丰以为引证刘纪文未亡人的谈话，来作为否定宋美龄是刘纪文初恋的事实就是最权威的证据。然而他却忘记了这样的事实，刘纪文生前即便对自己妻子，也不一定就肯定说出自己早年与他人尚未公开的恋情。一如王丰自己所言：“毕竟爱情是一种隐秘性很高的个人行为”，而刘氏对许淑珍坦然承认古婉仪是他初恋的情人则不足为怪，因为古婉仪在当时已是刘纪文人人皆知的妻子，与宋美龄的隐情不可相提并论。不难理解，妻子不一定是刘纪文的初恋情人，这

完全是两个概念。

至于刘纪文早年是否有去美留学的经历，经笔者查研较为详细的刘纪文简历，亦证明：“民国元年冬，（刘纪文）由临时稽动局选派留学日本，入东京志成学校。三年六月，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开成立大会，任总务部干事，同年考入早稻田大学深造。六年夏，毕业返回国。”（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5期）从这些简历中不难看到这样的事实：在宋美龄留学美国期间，刘纪文确实没有赴美的任何文字记载，但是，这样的简历并不能证明刘纪文在日本求学期间就肯定没有去过美国。因为简历毕竟是简历，它不能包括刘纪文求学之外的其他活动。例如，刘纪文在每年寒暑假期间的外出，肯定不会记在这粗线条的简历之中。这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事实。

现据可查的资料，就有资深民国史专家高秋萍对刘纪文这段时间所进行的大量考证。她在《民国春秋》1993年第6期上撰文称：“1916年，刘纪文入读日本法政大学，曾赴美看望在哈佛大学留学的好友宋子文，与宋子文的小妹宋美龄一见钟情，留下了一段缱绻情愫。”上述考证中所说的刘纪文赴美时间，与台湾《传记文学》中记载刘纪文在日本留学的时间相吻合。从而证明刘纪文与宋美龄的接触绝不是没有机会。



1927年9月
蒋介石前往日本
与宋母商谈婚事
后与日本友人的
合影。右起：宋
美龄、蒋介石。

王丰先生否认刘、宋初恋的另一依据是，刘纪文遗孀许淑珍所说刘纪文是“早于民国十五六年间在广州识宋府诸人”。民国十五六年，亦即1926年至1927年。王丰据此想证明的问题是，刘纪文不可能在宋美龄留美期间与其发生感情初恋。因为刘与宋府诸人是在宋美龄从美国学成归来的10年之后才认识的。而这一时期又正是宋美龄对蒋介石的苦苦追求迟疑不决的时候。刘纪文当然没有机会走近宋美龄。

只要稍知国民史的人都清楚，许淑珍称刘纪文是在民国15年或16年才与宋府的人认识，是完全有违史实的。关于这一点，就连引证者王丰先生自己，在经过深思之后也觉不妥。于是他在引证许氏此语以后，又急忙加以否定。王丰说：“刘纪文遗孀说：‘纪文早于民国十五年间在广州识宋府诸人。’刘夫人等于是无意中露了马脚，两相对照，实在令人很难不怀疑刘夫人许淑珍女士不是在说谎。试想，各种文献都说刘纪文1913年至1923年，都在孙中山的身边，那么即是刘纪文都一直陪在孙文身边，怎么可能不认识宋蔼龄，乃至以后的孙夫人宋庆龄这两位前后任的孙中山秘书？如果刘某认识宋大小姐和宋二小姐，又岂有不认识宋三小姐宋美龄的道理？”

由此观之，王丰先生在刘纪文和宋美龄是否有相恋时间这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也心无底数。在自感矛盾的情况下，他甚至对自己提出的重要举证——许淑珍的谈话，也忽然感到可疑。而且他的疑虑还不仅仅于许淑珍上面一句话，王丰甚至还疑犹未尽地表示：“准此以观，既然刘纪文的遗孀可以在刘纪文认识宋家家人的这一问题上说谎，这便难保她不会在别的问题上隐瞒真相。（当然，她也有可能不是蓄意说谎，也许是时光错置之之类的问题，导致她无意中说了这个‘谎言’）”王丰先生能够如此直率，真不愧为诚实的台湾史家。因为他的上述论证，已从在客观上否认了许淑珍所说“纪文初恋真正的情人是古婉仪小姐”这貌似权威的结论。

王丰先生否认刘、宋初恋的另一个史实依据，是刘纪文1927年秋天陪同蒋介石前往日本向宋母求婚。王丰认为“如果刘纪文和宋美龄已有情愫的话，为什么蒋介石还会带着刘纪文这个‘情敌’，去日本洽谈自己和宋美龄之间的婚事，这简直是滑稽突兀。况且，就算蒋介石有这样的‘雅量’，难道刘纪文就有这样的‘雅兴’，为‘情敌’铺婚礼的红地毯？这是相当值得推敲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不说宋美龄和刘纪文之间究竟从哪一年开始的“情愫”，也不说蒋介石和刘纪文在1927年时究竟还是不是“情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当时

正在为自己仕途不惜奔波数万里去欧洲求学的刘纪文，他在看到蒋介石在不久的将来即可成为国民党实际当权者的前景之后，他亲自陪同蒋前去日本的“雅兴”肯定会有，不然他绝不会成为蒋氏前往日本为数不多的随行者之一。刘纪文不仅有随蒋赴日本的“雅兴”，而且他还在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的时候，充当了绝无仅有的角色——蒋介石的“宾相”。这足以说明刘纪文在几年前不仅曾是蒋介石的情敌，而且在几年后他忽然又变成了蒋的友人。而且从他在婚礼上所扮演的角色上分析，刘纪文还不是蒋的一般友人。刘、蒋关系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一斑。这是史实，不容任何人否认。

至于说到蒋介石的“雅量”，王丰先生似乎忽视了如下重要史实：那就是刘纪文在蒋、宋于上海结婚的翌年夏，他本人也在上海大华饭店（即蒋、宋1927年冬天在上海举行世纪婚礼的同一地点）举行订婚仪式之时，



当时已身为中国“第一夫人”的宋美龄女士，为什么要亲自从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前往上海出席刘纪文和许淑珍的订婚仪式？如果宋美龄和刘纪文仅仅是一般关系，她会如此专程赴会吗？此外，还有一事也值得注意，1928年10月19日，蒋介石身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为什么不惜屈尊前往南京市政府礼堂出席刘纪文和许淑珍的婚礼。要知道刘纪文当时虽为南京特别市的市长，可他在冠盖如云的南京，充其量不过只是个普通官员而已。在蒋介石的眼里，像刘纪文这样的官员在当时的首都何止百千之众？查阅蒋介石在官途飞腾时代的活动大事记，他亲自出席一个下级官员的婚礼，并亲自为刘纪文证婚的事例恐怕绝无仅有。

试想，先有宋美龄专程赴沪为刘氏作订婚见证、继有蒋介石亲临为刘氏主

新婚不久的蒋氏夫妇。宋美龄作甜蜜的小鸟依人状笑靥如花；蒋介石面部表情呆板，但以身体语言积极配合镜头的需要，将娇妻揽入怀中。能追得美龄为妻，他心中的喜悦不言而喻。

持婚礼，蒋、宋伉俪超出一般官场惯例的出奇之举，究竟说明了什么？如果蒋、宋、刘三人之间没有特殊友谊及相通的默契，恐怕刘纪文即便有天大“雅兴”，也请不到蒋、宋两人的亲自光临。基于这样考证，我想在蒋介石和刘纪文之间仅仅使用“雅量”二字显然是不够的。

还有，王丰先生在他专为否认刘纪文、宋美龄关系所设的一章中，又引证了1927年10月5日上海《时报》的一篇文章，内称：“蒋介石于去年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任北伐军总司令，政府当道，盛宴为蒋送行。同桌中有宋美龄女士在，蒋一见之，遂属意焉。以后虽在军马倥偬之际，每不能忘。”王丰先生认为，“这段文字说明蒋介石某次邂逅宋美龄的场合，以及蒋追求宋的客观情况”。同时他又认为上述证据是“可以作为笔者反对指称刘纪文和宋美龄有任何爱情关系的旁证”。

其实这样的所谓“旁证”毫无意义。且不论上海《时报》文章的真实性如何，只说蒋介石和宋美龄是在1926年7月在广州北伐时结识并从此“遂属意焉”，就明显有失史实。任何宋美龄研究者都知道，蒋、宋相识并“遂属意焉”绝非在1926年，而是1922年。场合亦不对，蒋、宋的首次谋面应在孙中山先生家里，而不是在酒桌上。后来，王丰先生似也觉这样的“旁证”站不住脚，于是在这一章节的尾部，又补上了自相矛盾的一笔。他引证宋美龄1927年10月9日接受日本《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的一段对话。日本记者问宋：“蒋介石谓初见女士时，已认为女士为其理想之伴侣，但不知女士作何感想？”而宋美龄当即作答称她和蒋的结识时间却是：“此乃5年前事。”

尤让人不可思议的还不是王丰在不占有历史见证者资料的情况下，就以望风扑影的以猜测来否定刘、宋早在美国期间就产生的初恋情结，而是他在引用上述“旁证”之后，又在篇尾加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注解，王丰说：“到底谁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蒋介石是不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宋美龄以上在67年前接受日本记者访问时作的澄清，是不是可以让人恍然大悟，豁然释疑？”

说到最后，原来如此！

初读王先生的大文，尚不知他为何在不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前提下，（需要指出的是，王丰先生虽然生活在台湾，有与宋美龄身边随从就近采访的便利。但是，这种便利并不能为他否定刘、宋曾经有过的情愫提供有力佐证。据王丰在《美丽与哀愁》的跋文中说，他在台湾采访的人都是“宋美龄昔日的随从”，具体地说这些人中包括秘书、医疗人员、副官等等，而上述这些人尽管可以接触

宋美龄，却不一定就了解宋美龄。更不能了解宋美龄在与蒋介石没有结婚之前的隐私。设想身居高位的宋美龄会向她身边随从讲自己几十年前的旧事吗？）笔者以为，仅凭手边支离破碎的报章杂志，就随意否定包括宋美龄在世时，美国 and 国内大量史记作者对刘纪文、宋美龄早年经历的大量著述，显然是不严肃的。除王丰先生在他大作中否定的美国作家和大陆史家多年的研究成果之外，本人仍可举出大量有关刘纪文和宋美龄确有初恋的著述。其中美国著名女作家项美丽，在宋美龄生前曾经多次接近并采访这位蒋介石的未亡人，即便在她的著作中也从不讳言宋美龄青年时期的初恋经历。至于美国其他传记文学作家，诸如罗比·尤恩森、斯特林·西格雷夫、布赖恩·克罗泽等等，对此段经历的记载就更加令人深思。无论他们是站在何种立场（歌颂与攻讦宋氏者均在其中），几乎无一不承认宋、刘初恋之事实。值得深思的原因在于，既然史无其事，缘何著家蜂起，皆云此事？当读罢王丰先生的《美丽与哀愁》，特别是读罢他撰写的刘纪文一章之后，才惊愕地发现，原来他无视并极力否定刘纪文和宋美龄史有所载的初恋之本意，竟想证明蒋介石才是宋美龄的初恋情人！这样的说法岂不更加“滑稽突兀”，甚至还有点可笑吗？

王先生的大文忽而引证甲文说蒋、宋两人系从1926年北伐时结识并从此相爱，忽而又引乙文称蒋、宋相识“此乃5年前事”，治学著书的态度由此可见端倪。他说到最后，居然又称蒋介石是宋的初恋情人，我想这种说法不仅笔者难以苟同，相信海内外众多蒋、宋研究者和知情人也不能接受。因为这样荒唐的说法有些太离谱，离中国近代史之谱，也离中国人情之谱！

需要指出的是，宋美龄对日本记者所说的晚婚原因：是她“因暂觅得相爱人故”。笔者认为，宋氏当时只是对她与蒋介石在日本订婚的一种冠冕解释。谁都清楚那时的宋美龄在心里对蒋还没产生真正的爱情，她有的仅仅还是对权势的追求。退一万步说，即便蒋介石真是宋心里的“相爱人”，也是1927年以后的事情。但这一切都并不能否认宋美龄1923年以前有过初恋的情人。而王丰先生竟把已经结过两次婚、有过一次同居经历的蒋介石影射成为宋美龄的“初恋情人”，这是无论如何也站不住脚的。

说了卷前的话之后，才好讲出下面的故事。

目 录

自序	1
卷前语	3
卷一 春	1
A 章 雨中的哈佛	3
A, 来波士顿度假的中国留学生	
AA, 异国校园的意外邂逅	
AAA, 音乐, 有时会成为心灵的媒介	
B 章 从韦尔斯利到尼亚拉加	21
B, 不幸的是, 他曾有一次婚姻	
BB, 爱恋在月影下悄悄萌生	
BBB, 古婉仪, 一个凄美的故事	
C 章 短暂分别也曾肝肠寸断	37
C, 相识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CC, 月夜里有个失眠少女	
CCC, 初恋是弱不禁风的昙花?	
卷二 华	55
D 章 分手, 才感到情丝无法扯断	57
D, 夏威夷梦想	
DD, 去年深秋, 获悉二姐来信	
DDD, 前车之鉴让美龄爱心如铁	
E 章 纽约之恋	75
E, 定情哈德逊河畔	
EE, 冰雪消融的东京樱花又开	
EEE, 曼哈顿的订婚仪式	
F 章 归国本是伤心事	93
F, 周子清: 封闭生活的闯入者	
FF, 在不该摊牌的时候摊牌了	
FFF, 宋蕩龄和宋庆龄	
G 章 上海远翹羊城, 可望而不可及	113

G, 聚首浦江之畔, 心底誓言仍未改
 GG, 南粤虽在咫尺, 但却关山重重
 GGG, 情丝难断广州行, 盼来的竟是空梦一场

卷三 秋

131

H 章 初恋往往是靠不住的 133

H, 数载相思打了结, 重逢又生芥蒂
 HH, 宋美龄与蒋介石的最初一面
 HHH, 蒋氏眼里的宋美龄: 惊如天人!

I 章 疏远, 使情侣变得陌生 153

I, 盼来的竟是一封失望的信
 II, 蒋介石正步步向她逼近
 III, 泰晤士河畔徘徊着一个孤影

J 章 历史有时会阴差阳错 173

J, 刘纪文和蒋介石孰轻孰重?
 JJ, 谭延闿求婚
 JJJ, 羊城另有情敌在

K 章 春天是孕育感情的季节 193

K, 当爱情幻灭之后, 政治婚姻便渐露雏形
 KK, 西爱圣西路上的孔宅夜宴
 KKK, 宋子文曾反对宋、蒋联姻

卷四 实

219

L 章 两颗陌生的心正悄悄贴近 221

L, “自囚”孔宅盼幽会
 LL, 烟雨朦胧镇江行
 LLL, 焦山七日

M 章 蒋氏人生的关键冲刺——求婚 241

M, 懦弱书生变成了深沉政客
 MM, 绣球欲抛之际, 将军竟然下野
 MMM, 婚姻, 缘何回避政治?
 MMMM, 从神户追至镰仓, 此情感天惊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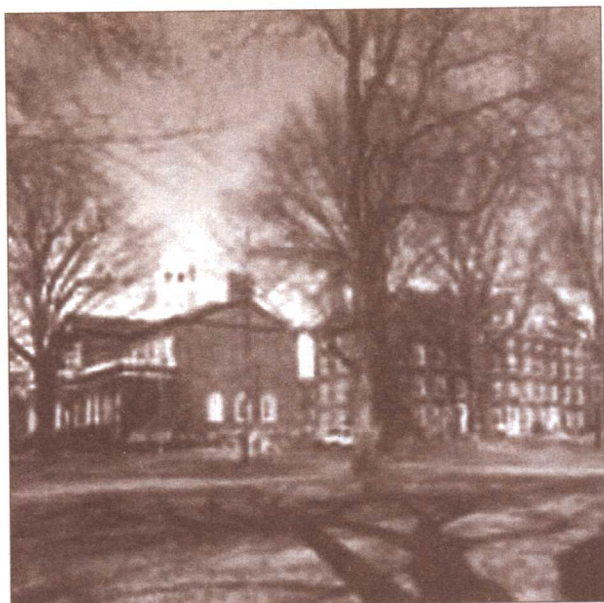
N 章 初恋无果, 结局各有不同 267

N, 政治姻缘亦多情
 NN, 忍看至爱成新娘
 NNN, 还是那个大华饭店, 仪式却各有千秋
 NNNN, 政治风雨无情, 往事已化作一缕缥缈青烟

卷一 春

有一次，美龄在绘图室等待子文的时候，一个中国学生看见了她。这个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祖国的学生凝视着这位年轻的姑娘，不禁陶醉在今后生活的遐想之中。那时，美龄体态十分丰满，肤色异常健康，一条辫子垂在身后。

——（美）埃米莉·哈恩：《宋氏家族》



著名的哈佛校园